









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兄子膺之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獻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劉

王

氏

及古周 毛氏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搆神武敬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兖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畧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

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已納賈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脩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質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

升字疑  
齊中四貴惟高隆之  
差勝其均田金和  
立儀禮稍知利民  
請者俸倍解船

請字誤



官編亦勝華所未  
及但以海大宣說  
之資席加以消難  
之資席加以消難  
有詞矣

弟仍云勃海裔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  
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  
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  
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  
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  
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  
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富部都督  
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  
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  
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  
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謹囂隆之懼而  
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

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  
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  
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土上  
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棚土可作  
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  
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啟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  
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姪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  
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  
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  
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  
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  
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



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  
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  
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  
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  
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  
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  
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  
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  
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  
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  
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爲

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并州淪陷子如  
南奔肆州爲介朱榮所禮封平遙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  
子與介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  
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  
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  
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爲常子如  
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  
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  
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者皆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  
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  
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  
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牝牛犢犢在道死唯齋角存此外皆人上



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顛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旣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



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榮陽公携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

鈞當軸膺之旣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竝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其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竝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畧不爲之禮及彥深



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杳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寶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杳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

自念故下脫

而不字似衍

齊字上有齊字

開皇中爲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杳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褻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余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



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使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秦妻武明婁后妹也秦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埃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尙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

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荅改封長樂郡公歷爲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



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玉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玉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救粲遂變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玉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

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卽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介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



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府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獻

齊作郎中今告定遠

獻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獻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獻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敵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

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介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



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千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鏡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罈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擿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紕政司馬蝮蛇曠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

伏敬齊作

北史五十四



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煥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

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青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



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求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  
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闕右榮稱未可  
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  
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  
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  
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  
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尔朱兆裂冠  
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  
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  
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  
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

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  
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  
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  
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  
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  
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  
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  
先為託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  
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  
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韶  
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  
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

孝先為國而史于承昌  
郡公下獨云食涇州縣  
未如其制如何也史自  
進爵為公下書平原  
郡而于諸別封止書  
武縣承昌郡廣平  
郡其詳略之例有所未  
曉至長樂郡則由縣  
公而為郡此與別封  
不神乃斷不可不載若  
史去其其為缺誤無

錫爵作姊  
當公之始  
武明后姊  
之子也

不脫旬朔



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復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芸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卽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



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  
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  
城南更起城鎮詔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  
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  
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  
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詔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  
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  
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詔竟以病薨賜溫明秘器輜  
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  
錄尚書事謚忠武詔出總軍旅入參幃帷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  
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  
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

鎮下齊有東接定陽四字

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  
緣瑀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  
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  
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  
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  
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  
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  
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  
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深起本淵字其字德深亦德淵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  
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



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  
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  
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  
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  
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  
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  
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  
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  
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  
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  
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  
崔象成安令高子微等竝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  
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  
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  
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  
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  
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  
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  
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  
貧躓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  
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  
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  
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



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  
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  
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  
人脫身歸尔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  
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  
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  
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  
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  
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  
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  
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  
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  
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  
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  
信之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  
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  
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  
五千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  
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  
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  
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  
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  
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  
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神卽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



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  
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  
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  
軍次子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  
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  
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  
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  
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  
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  
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  
文襄從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

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  
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  
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  
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  
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  
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  
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  
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  
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  
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  
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  
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



北史五十四  
十一  
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襲  
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  
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  
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  
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  
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  
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畧圍宜  
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  
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  
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  
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  
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  
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  
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  
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  
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  
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  
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  
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  
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  
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班讀之曰盲老公背



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  
令壹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  
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  
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  
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  
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  
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  
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兄顏玄  
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  
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卽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  
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  
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  
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  
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  
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  
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  
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  
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  
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罾其頸遂拉殺之年  
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  
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  
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



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勿奴才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欵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



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  
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  
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  
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  
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  
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  
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旣至門者白  
羨曰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  
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故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  
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  
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  
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  
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荅云須有穰厥數日而有此  
變羨及光竝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  
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  
卽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  
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  
多去兒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  
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  
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  
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  
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  
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心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



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  
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  
立有足稱者竇秦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屬雲  
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  
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  
受其寵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  
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處留臺以  
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  
謝矜功名不踰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  
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  
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  
戒動之微也纔及俊嗣遂至誅夷旣處威權之重益符道家所忌  
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  
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  
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  
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  
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  
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  
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疆隣滅  
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孫塞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西川中鳳崗  
氏園回南甫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

子茂

孫舉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瞿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辭請

以舉代神武乃引舉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舉神色安然授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舉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舉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舉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舉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寒劇飲季式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復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

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躡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余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徽纂竝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



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碎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

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暹朝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旣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鎰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旣貪貨賄文



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  
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竝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  
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  
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  
賊爭刀善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  
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  
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  
宰人持新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秘文襄凶問  
故殞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  
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  
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

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  
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  
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  
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  
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  
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  
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  
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  
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  
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護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  
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



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  
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  
子炎可怨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  
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  
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介朱氏貪政使人  
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  
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  
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  
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  
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  
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

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  
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覓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  
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  
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  
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  
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  
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  
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能爲寬以非  
寬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  
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  
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



足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廻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救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徧得如聖旨今旣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

與邢劭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存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官韞牘旣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鬼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鬼游往而非盡由其尚存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狹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



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聞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憊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

乾明初竝得遷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瞻仕隋位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差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動謂爲尸以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



集十五卷撰齊記一十卷竝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爲修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介朱榮放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竝持節詣謨同爲經畧及京都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

如此介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介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介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饑寒死病動



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啟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縮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克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列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



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亂廢於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卽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

### 州卒論者寬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榮又爲尔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璧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

時纂在相州城中城拔神武獲纂以奉表相軍事北史未明



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  
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  
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琬嘗  
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  
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强濟  
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  
數州咸有贖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  
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竝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  
爲相府騎兵二局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  
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  
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  
神武所知累遷東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

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  
竝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劾州府僚佐及  
軌左右以賊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  
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  
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  
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  
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  
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  
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北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  
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  
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



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座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高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帝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首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帝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

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



由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  
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  
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  
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  
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  
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  
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  
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  
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卽正未  
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  
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歷顯  
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  
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  
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  
亮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  
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雅  
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  
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余朱榮榮大奇之  
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卽授本官文  
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  
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  
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



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標  
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  
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  
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  
史時和士開使求鑿愛妾阿劉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  
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  
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晉州行參  
軍爲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  
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  
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  
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下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

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征遼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  
是爲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  
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  
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  
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  
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敬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  
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  
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  
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  
黃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  
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  
云高聽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旣久欲除



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  
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  
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  
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  
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  
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侯都督范  
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  
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  
月月別三圖以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  
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  
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  
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  
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  
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  
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  
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屬周師  
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  
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  
一旦爲孝卿所輕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  
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  
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  
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  
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畚代往還器械精麤糧  
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



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

白建傳代二州牧馬  
勸建就牧於林檎  
人謂建開領馬送定州  
付民飼養建以馬久不  
得食瘦弱遠送也  
死相遂遣救以便宜從  
事隨近散付軍人管知  
救許焉北史所叙不明

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又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



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

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功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諸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



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

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羶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斌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



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  
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  
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  
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  
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  
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爲東南道行臺  
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  
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  
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  
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  
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  
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

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  
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  
昭旣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  
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  
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  
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  
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  
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  
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  
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  
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  
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

此言彥深拜太常卿  
前敘歷官却無太常  
此因齊書未及改以  
今攷之其拜太常當  
天保初也齊深初在相  
府至此始爲朝官史云  
累遷秘書監蓋自太  
常連耳



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借夏赫連勃之後馮子琮北燕主馮和之後勃與和也而三借夏云北燕主三簡之中其例不合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閉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鑿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榮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榮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榮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



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誠之  
曰辱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  
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  
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  
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  
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秘不舉  
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  
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  
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  
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  
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  
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  
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旣非後主本意賞  
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  
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  
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  
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  
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  
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  
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  
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  
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  
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震天  
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



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孖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 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竝其 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

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管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俱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克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怱先在東都王世克破李密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愬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



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  
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  
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  
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  
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  
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  
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  
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  
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詳而臺省報下並允基  
所陳條綱旣疎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  
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  
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  
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  
基竝有聲譽爲刺史元寔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  
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竝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  
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  
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  
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  
文帝爲亳州總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  
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  
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



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卽位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充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奏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譽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  
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  
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  
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  
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  
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  
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闕駐驂有古人之風焉顯儁  
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  
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  
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旣而晉陽傾  
覆運極窮途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  
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  
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  
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  
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  
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  
夷險若一而世人諭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  
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  
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  
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  
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誠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尔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  
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  
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  
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  
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  
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  
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  
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  
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塋吾平生不  
取籩條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  
娶合塋一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  
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北城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  
足矣不須耐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於洛陽  
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  
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  
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  
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  
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尔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  
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  
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述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  
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  
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  
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  
文誥填積事成稱旨黃門郎崔懷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



不詣門悛為帝登昨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鬼神武罔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

與濟陰温子思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武內

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

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

又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

和立言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

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

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

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

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

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奉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

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

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



不詣門。悛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鬼神。」武因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

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在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



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  
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  
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  
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  
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  
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  
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  
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  
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  
故名入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  
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  
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  
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  
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  
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  
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  
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  
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  
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  
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  
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  
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  
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  
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



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下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

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



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  
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  
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  
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  
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  
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篇二十  
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  
逼唯取學流先相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  
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  
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  
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

急上似脫一字

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  
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  
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爲  
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  
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  
詔收爲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  
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  
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  
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  
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  
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爲首傳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

魏無之字



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群口拂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通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

國史復參修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



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  
 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  
 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  
 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  
 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  
 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  
 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  
 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  
 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  
 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  
 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  
 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  
 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  
 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  
 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  
 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玉通  
 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  
 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  
 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  
 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  
 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  
 中高元海元海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  
 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



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温  
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  
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  
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  
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好武平申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卽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  
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  
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  
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  
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

船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  
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  
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  
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  
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  
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  
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  
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  
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  
而不驚九咳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  
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  
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



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當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

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嚙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蕢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

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眾怨會其  
 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  
 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減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  
 之坐右其從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為  
 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  
 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  
 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  
 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  
 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  
 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  
 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  
 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  
 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  
 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  
 先稱温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  
 胡舞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顏巖腥瘦  
 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笞籠著孔嘲珥其辯捷不拘  
 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

遇魏字  
不可解  
收荅曰



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建  
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  
尔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  
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  
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  
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  
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  
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  
書一紙置所臥牀内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  
自學言歸生徒輻輳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  
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秘書監常  
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

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  
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  
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  
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  
賊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  
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  
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  
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  
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  
率而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  
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

長賢齊書無傳北史  
以之自故為王傳齊書  
亦感于貞觀延壽獨  
好市恩耳



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  
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  
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人之力卽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  
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  
謂群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  
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  
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  
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  
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氏陽靈珍叛蠻魯北鸚又請爲記  
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  
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游辭  
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主客郎  
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爲諮議王勢高名重  
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  
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胤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  
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  
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  
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  
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  
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  
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  
懇懇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  
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  
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圮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



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洪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與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誨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賜一夕而九迴心終朝而百慮懼

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生平之意故願得鉏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

李景齊書亦無傳正史當于魏書得之載其文辭亦詳此必浩之



自序也  
魏書魏史四條俱得  
之其首一條言魏收諱  
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魏書  
太子名俱作口若書天子  
之字則未之見其云今所  
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  
字誤當作名皇帝名亦  
不可諱此謂紀傳中有  
合稱名者則以諱字代  
之如宣武謂彭城王勰曰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教  
北史恪作諱此必沿舊  
例也魏書魏傳先曰口  
奉諱以恪為口後曰恪是  
何人直書名是刻本之誤  
以諱所云之當俱作口

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  
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  
營歎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  
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  
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  
始與子才相伴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  
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  
余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  
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  
業興竇瑗等俱為擿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  
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  
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

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  
才善屬文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  
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  
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  
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  
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  
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  
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  
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  
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  
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  
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

笑苑下隋  
有詞林集  
三字



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  
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  
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  
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  
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  
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  
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  
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  
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  
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  
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  
欲以勸善懲惡詒誠將來如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與

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  
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  
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  
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  
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旣無奇不足懲勸再述  
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  
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  
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  
十卷子罕言澹弟彥玄位涪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  
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  
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



祠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克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寅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寅兵威以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

川齊作州

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杲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杲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爲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爲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啟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

因齊作中

齊作端副



始叙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爲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落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愷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愷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愷

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李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護

叱羅協

馮遷

祀簡公連

苙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顯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

魏書卷五十七



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冑嗣冑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幼年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大和中與齊通好冑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爲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冑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旣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僉代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

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塋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此與涇州總管陝州  
總管一併而北史所書  
不詳蓋仍周書之舊  
三州諸軍事秦州刺  
史在史亦誤

廣字乾歸少方巖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  
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  
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  
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  
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  
封幽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  
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  
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克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  
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  
典率由舊章使易贊之言得申遺志黜殞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  
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塋於隴右所  
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

以患周作  
廣志彌年  
憂而成疾  
史似脫誤

亮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  
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  
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  
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  
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  
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光芒  
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  
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  
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  
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  
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



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  
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  
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  
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  
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  
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  
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  
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  
爲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  
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  
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  
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  
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竝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  
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弟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  
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  
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居正嫡與公  
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  
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  
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  
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群公咸曰  
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  
帝迎明帝於歧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  
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  
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



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卽與突厥和親謀爲犄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曰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女婦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



孀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冢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道身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玉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且久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莫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鮮綱惠以德音摩



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寃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  
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謁遙奉顏色崩慟  
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  
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難恩遇彌隆重  
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請未周五情屠割  
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  
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  
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  
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  
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  
朝霈然之恩旣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  
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  
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荅不  
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  
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齊朝不卽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  
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  
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  
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  
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行復慮失  
信番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



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  
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  
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  
鄭公達奚成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  
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  
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  
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  
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  
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  
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  
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旣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感  
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  
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  
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  
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  
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  
覽等卽令收護子柱國譚國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  
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  
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  
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廚而已  
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乃詔暴護  
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  
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  
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



府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旣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旣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言協旣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

子金剛嗣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徵寒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從周書當云盛謀反  
延夜時數百騎襲孝  
寬營不克遁走孝寬  
追斬之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  
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  
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  
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  
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  
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  
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  
之肱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  
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字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  
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  
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介朱榮字

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  
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  
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  
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  
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  
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  
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  
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  
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  
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  
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



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請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人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勸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



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建

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

周作幽州

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玉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

周作胡三

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蹇諤好直言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縮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



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  
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  
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  
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  
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  
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官正孝伯仍爲  
左官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  
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  
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  
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  
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  
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

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  
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  
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  
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忌  
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  
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  
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  
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  
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各至是帝追憾被  
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  
又說軌將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  
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



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從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會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卽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贍眉



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懼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卽授刺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恩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屬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欵服卽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

憾遂使人齎醪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覬卒與賊窘憲挺



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



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  
孝飾之以儉約峩峩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  
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  
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必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  
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  
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  
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  
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  
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  
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終

癸巳四月初三日往崑山嘉定去  
十二回蘇十五日校完此冊

蘇州中鳳圖  
氏圖而南甫







